



以今天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船重工厂内已变成“南天一柱”的赵北嘴炮台为基点,循海岸线,向西约3公里到威洋石油码头,再向西约1.5公里抵华能威海电厂1、2号机组。再从“南天一柱”向南,循柏油路1公里到杨枫岭炮台遗址,由此折向正西,翻过一道山脊,约两公里的山路,是所谓摩天岭炮台。

如此方圆9公里的崇山峻岭,是1895年1月30日晨至2月11日下午甲午威海之战的主战场。当年,这9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之间,布列着3座海路炮台,2座陆路炮台以及数座临时炮台,统称南帮炮台。至少装备16门15-28cm口径克虏伯火炮,小口径野战炮仅杨枫岭附近就有16门。1895年1月30日晨到午后,貌似强大的南帮炮台群沦入日本山东作战军之手。多米诺骨牌效应由此引发,北帮祭祀台等炮台被清军自行炸毁,环卫北洋海军刘公岛基地的“双拳”皆失,也由此拉开了长达50年的民族大悲剧。如今,南帮炮台群中,唯有“摩天岭”、鹿角嘴、杨枫岭炮台尚有遗迹可寻。

摩天岭炮台

玄机多

3月22日下午,穿过松、柞以及荆棘交集的树林,记者找到摩天岭炮台。这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窄的椭圆平面,四周长着碗口粗的松树,半人多高的荒草,靠东一侧有一座石岛红大理石碑,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头东缘有5座凹凸相连的高墩,一人多高,自北向南,联袂排列,下为岩石,上培厚土,南面有两个凸土墩,但相对较矮。整个山头平面东西长约60步,南北约56步。炮台之外,一道深约两米、宽约6米的壕沟环绕东、南两个坡面,西、北两面则是陡峭的土坡,尤以北坡最险且长。炮台东北平面,一道缓坡下切,绕过北一高墩,伸向炮台外。7个一人高的护墩,东5南2,这个格局与老照片“摩天岭2”的布局完全一致。

站在摩天岭炮台上,向西俯视,视野越过小莲子顶,可看到龙庙嘴炮台;向北看,鹿角嘴炮台一目了然;向东北看,若无今天的松林,当地村民说可以看到赵北嘴炮台;向正东,则可看到杨枫岭炮台。值得说明的是,站在摩天岭炮台上,被看到的四座炮台都是其最薄弱的后路。

1895年1月30日早晨7时30分许,日军第6师团以步、炮协同,首先攻击摩天岭,可谓机关算尽,日本山东作战军也由此拿到了打开威海防卫格局的“钥匙”。先从南坡攻击摩天岭,首先是这里兵弱炮小,最主要的是周边炮台难以支援。

甲午战前,驻守南帮炮台的巩军有4个营,战争爆发后,又从鲁西南的济宁、曹县一带临时招募两营,其中一营就驻摩天岭,营官是周家恩。新募军一般战斗力较差,但30日摩天岭战斗中却打得值得称道。1958年5月,甲午历史研究者戚其章采集甲午口述史时,海埠村84岁的农民邵启元、百尺所村79岁的木匠谢增等人异口同声地赞许周家恩。摩天岭战斗发生时,谢增16岁,摩天岭上的战斗是他亲眼所见。摩天岭炮台失守后,周家恩负重伤,有村民称他一路向西南爬行,最后因流血过多,昏迷冻死在壁子村西北的山脊里,这个距离至少3千米,凤林集农民王振俭等人凑钱买了一口棺材,装殓了他。

甲午威海卫之战,摩天岭战斗最先打响,规模不大,却在甲午战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因这里击毙了日军第6师团步兵第11旅团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当时,为庆祝胜利,他站在炮台上让记者拍照“耍酷”,来远舰210毫米主炮发威,一弹炸响后,弹片纷飞,大寺倒下。

“摩天岭炮台”一词最早见诸日军参谋本部1904-1907年出版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后被大陆学者翻译转用,但周围百尺所、所前庄村民都认定这个山顶叫“烟墩”、“五个顶”,真正的摩天岭是与它遥遥相连的东北山头。这个命名与所谓“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一样,异曲同工,隐藏着一个模糊真相的历史话语权问题。

鹿角嘴炮台

“击垮”丁汝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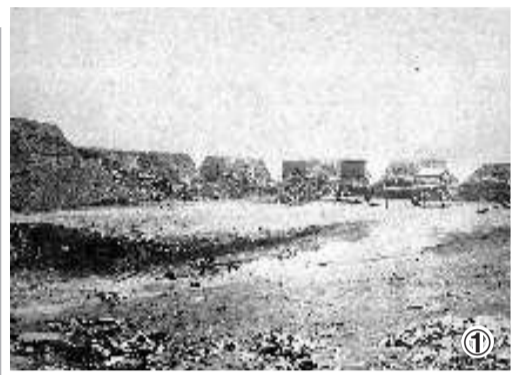
今天,在威洋石油码头东侧,一片油绿的青松簇集于一座东西展开的山包,这是鹿角嘴炮台遗址,当年这里装备4门24cm口径大炮。摩天岭炮台失陷,龙庙嘴炮台护墙被轰塌,日军蜂拥而入,几天后,他们利用这里的大炮重创北洋海军残存的主力舰靖远,由此引发了靖远、定远自毁的连锁反应。

日军占领鹿角嘴炮台后,立即利用原来的大炮轰击日岛和刘公岛东泓炮台。这个场景被躲在南面大莲子顶东坡上的日军参谋本部陆地

“旧影新照·寻找甲午国耻的历史底片”系列报道之三

南帮炮台的巨变

文/图 高洪超 通讯员 蔡润连



图①为摩天岭炮台旧照。图②为摩天岭炮台新照。



图③为日军占领鹿角嘴炮台后,立即利用原来的大炮轰击日岛和刘公岛东泓炮台。这个场景被躲在南面大莲子顶东坡上的日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班拍摄下来,留下了一张旧影。图④为新照,图右两个白罐后方的松林正是鹿角嘴炮台遗址。



图⑤为谢家所炮台旧照,图中正北偏西远处的凸起正是今天的“南帮旗墩”。图⑥为谢家所炮台遗址今照。

测量班拍摄下来,留下了一张旧影。旧影日文原说明:“我占领之威海卫港东岸鹿角嘴炮台及陆上我军向敌日岛,刘公岛东南尖炮台及军舰炮击光景。”这张照片摄于1895年1月30日即炮台被占当日。

也是在这一天的炮击中,北洋海军定远舰发射的305mm口径炮弹直接命中鹿角嘴炮台东第2门大炮,当场击断炮身管,时在当天下午3时30分许。这有14天后即二月十三日陆地测量班拍摄的“威海卫港东岸鹿角嘴炮台全部(占领后)景况”佐证。这张旧影中,自东向西有4个炮位,其中,东数第2炮位看不到大炮身管,其他3个炮位都有。一颗炮弹砸断另一门大炮的身管,在追求“精确打击”的今天,也足以引起震撼。为此,2月13日陆地测量班为这门大炮拍了“右侧后面图”、“右侧前面图”两张特写。

鹿角嘴炮台到战争结束时还有2门炮被日军利用。这两门24cm口径大炮最终成了北洋海军的“灾星”。2月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后,丁汝昌移驻靖远号。2月9日晨,日舰天龙、大和、武藏、海门、葛城等由南向北鱼贯驶近刘公岛,然后整队右回转,利用舷侧火力,炮击东泓炮台。丁汝昌闻警,率靖远、平远驶至

日岛北,以日岛为遮蔽,试图与东泓炮台形成交叉火力,阻击日舰。

炮击进行到上午9时18分许,来自鹿角嘴炮台的两颗24cm口径炮弹连接击中靖远,击穿上甲板,下切船舱,最后在舰首右侧水下撕开两个大洞。靖远掉头回航刘公岛,企图抢滩,但航速越快,海水涌入越快,靖远舰首越来越低,舰体整体右倾。16分钟后,靖远舰首彻底没入海面,丁汝昌、叶祖珪被救上蚊子炮舰。击沉靖远,日本联合舰队退回阴山口锚地。至此,不算此前重伤的镇远,北洋海军只剩下了平远、广丙、济远三主力舰。

连锁反应由两发炮弹引发,丁汝昌下达了炸毁“定远”的命令,个中原由至今耐人寻味。“定远”是北洋海军的象征,也是大清国之重器。此前抢滩之举,丁汝昌有择机抢修的打算,说明他内心尚存一丝战胜的把握,但鹿角嘴炮台这一炮击沉靖远,也彻底击垮了丁汝昌。

失踪的所城北炮台

“现身”

北洋海军南北帮以及刘公岛诸

炮台或其他设施中,南帮炮台变化最大,遗址最难寻找。但残存遗址中,杨峰岭炮台形制最清楚。今天通向威海新船重工的马鞍形柏油路顶点之西,有两层梯田,上层梯田呈弧形,挺胸向东,茅草丛生,上有三棵松树,正是杨枫岭炮台。如今的杨枫岭炮台内部已变成了三层梯田,但南边的“护腿子”基本未变,这与当年的一张老照片完全一致。

有赖于残存的南帮信号台遗址,“失踪”已久的所城北炮台也能确定范围。1895年2月13日,日军拍摄了一张“谢家所炮台及电灯台”照片,此谢家所炮台也即所城北炮台,以其地处百尺所村北,该村姓氏居而得名。照片中,三门全周磨盘式大炮完好无损,清晰可见,但炮口却北朝刘公岛方向,说明它们被日军利用过。南帮信号墩则在炮台北方,墩下还有一栋小房子。

参考这张照片中的炮台、信号墩布局关系,以今天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帮旗墩”为参照,可以确定失踪已久的所城北炮台就在今天百尺所村西北,那条柏油路东侧的高地上。今天,在周边填地造平的压力之下,这块高地保持了原高度,原貌虽改,但今天向西次第降低的梯田正与旧照中并不平坦的地面相印证。

战场小故事 特洛伊木马式的反击

传说至今的历史喟叹中,却有一个“特洛伊木马”式的传奇故事,至今在海埠一带居民中流传。鹿角嘴炮台失陷后,炮台地洞里藏了几个清兵,当天夜里,他们杀掉炮台兵舍内的日本兵,成功撤走。这个“特洛伊木马”式的反击,于1964年10月21日被海埠村64岁的村民邵景翰证实,那是他本家哥邵景伦的亲历。

邵景伦外号“毛二子”,时在鹿角嘴炮台当兵。初五日,炮台守兵大部阵亡,逃散,邵景伦和几个兵躲在地洞里,等到半夜,他们爬出来,摸着鬼子砍死了十几个。惊醒的鬼子大叫大嚷,乱放枪,他们才撤离炮台。邵景伦下撤时,腿中枪,回到村里。日本兵顺血迹来找,村民把他藏在地瓜蔓子里,才躲了过去。